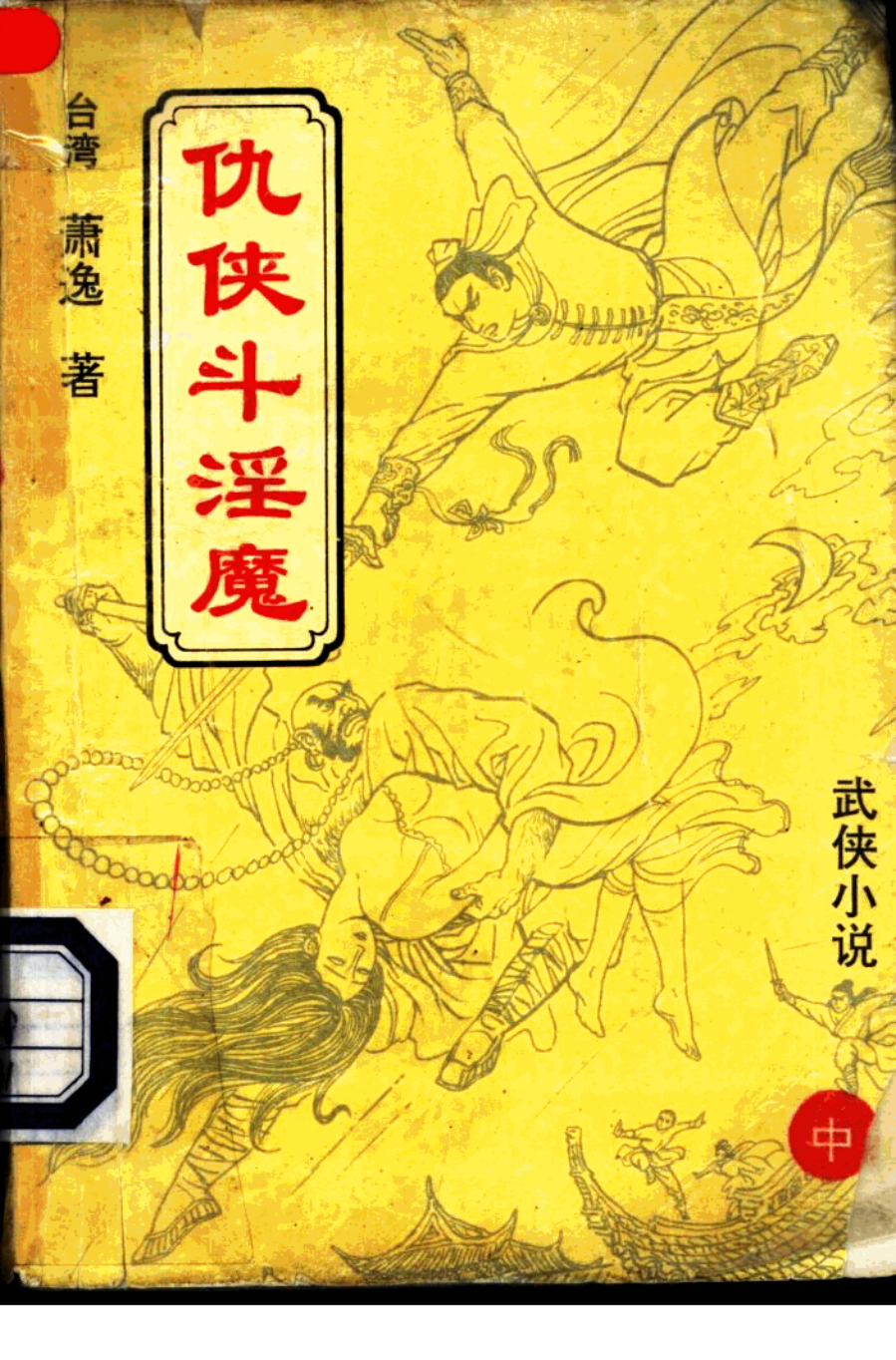


台灣
蕭逸
著

仇俠斗淫魔

武俠小說

中



仇侠斗淫魔

(中集)

台湾 萧逸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目 录

上 集

- 父母遭毒手 艺成复血仇 (3)
鼓楼显内功 和尚自嚼舌 (43)
追踪奇女子 途生节外枝 (79)
神秘老道士 辣手小沙弥 (123)
与老道交手 探门派实力 (153)
少侠示名剑 身份难猜测 (189)

中 集

- 道士连环阵 猴儿勇过关 (247)
突来不速客 观内大屠杀 (269)
师弟与道姑 互生爱慕情 (305)
寻访钱木儿 复仇有线索 (335)

突来老婆婆	心中感疑惑.....	(367)
雪地受袭击	洞悉派内情.....	(413)
心存仁义念	火海救仇敌.....	(469)

下 集

荒郊会老僧	木鱼扰心神.....	(497)
寒夜咽江水	图解已寻回.....	(559)
两老较高低	坟内生死战.....	(615)
狡猾老和尚	掳娃儿对峙.....	(679)
毁掉家传宝	了结血海仇.....	(717)

道士连环阵 猴儿勇过关

桑羽青说着便要进房，那道士极快的拦住了门，说道：“站住！哪有这么随便的人，我拿笔砚给你。”

桑羽青强抑住火气，一言不发，那道士把门拉开一线，侧身而入，又很快的把门关了起来，好像有什么宝贝怕被人看见似的。

小猴凑了上来，骂道：“妈的！这些道士都该揍……”

桑羽青摇了摇头，小猴儿才停了口，二人等了好一阵，那道干才拿了一张纸，和一支浸饱了墨的笔出来。

他递给了桑羽青说道：“把名字写下来。”

桑羽青接了过来，悬空写了“海天一鸥”四个大字，正要交回之时，却被小猴儿接了过来。

他也很快的在拜帖上写了“小猴儿”三个字，然后交给了道士。

道士接过一看，不禁怔了一怔，抬目道：“喂，你们是开玩笑不成，这是些什么名字？”

小猴儿道：“我们就叫这个，难道你还要我们编个名字出来不成？”

那道士皱着眉，打量了二人一阵，说道：“好吧，这帖子我会递上去，不过掌门人太忙，不定什么时候才有空，到时候我派人通知你们，你们先回去吧”！

小猴儿大怒，说道：“你连我们住在哪里都没问，你到哪里去通知？”

道人说道：“我自有办法，你就不用管了。”

桑羽青却不多言，拱了一下手，说道：“费心！”

说毕拉着小猴儿就走，那道人很快的把大门关上，“光”的一声把大门上了闩，口中还骂着：“妈的，哪来两个小杂种，连姓都没有。”

接着唧唧着回了房，桑羽青却听得几声女人的嗲声，由房内传了出来。

小猴儿道：“妈的，原来他里面藏着女人。”

桑羽青点头道：“如此看来，这些道人果然不是善良之辈了。”

小猴儿又道：“师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”

桑羽青道：“先上马再说！”

二人同时上了马，向回走了几丈远，桑羽青又勒住了马，说道：“我们先把这附近的地势查看一下。”

说着带马向右行走，边走边道：“我就知道，要见他们是不会这么容易的。”

小猴儿道：“那我们刚才留名，不是打草惊蛇么？”

桑羽青笑道：“我们一路跟着他们，若是惊蛇也早惊走了。”

二人谈着话，向右边行来，桑羽青仔细观察，只见这个道观占地极大，一进一进的院落，各成一格，所以看不出何处是心腹重地。

他们绕了一大圈，始终没有看见一个人，不禁大为诧异。

桑羽青道：“这一座道观如此之大，若是为非作歹，真是

无人知晓，却不知白婵为何与他们在一起？”

小猴儿见桑羽青念念不忘白婵，本想取笑他几句，正要开口，突听一声低微的呻吟之声，由远处传了过来，听得甚是清楚。

桑羽青及小猴儿不禁同时一怔，凝神再听之际，那呻吟之声又传了过来。

其声柔弱，仿佛是一女子，两人不禁更为诧异，小猴儿飞身下马，说道：“去看看去！”

说罢之后，如飞的向那片寒林扑去，桑羽青也下了马，缓缓走去。

桑羽青尚未走到之时，便听一个娇脆的声音说道：“走！走！你不要管我。”

桑羽青不禁一怔，忖道：“啊！果然是个女孩子。”

随见小猴儿满面通红的由林子里跑了出来，见了桑羽青脸变得更红了，嗫嚅说道：“倒霉，是一个……小道姑。”

桑羽青也感到很诧异，想不到这道观之中，居然还有道姑在内。

小猴儿脸红过耳，桑羽青问道：“她怎么样了？”

小猴儿嗫嚅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，大概是受伤了。”

桑羽青不禁气笑不得，骂道：“一个小道姑就把你吓成这样，真是没出息！”

小猴儿大眼睛一闪，想要说话，却又说不出来，一张脸胀得更红了。

桑羽青气道：“到底怎么了？你怎么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？她既然受了伤，为什么不救治她？”

小猴儿眨了眨眼睛，吸了一下鼻子，说道：“还说呢！我

刚要帮她就被她在脸上掴了一掌。”

桑羽青看见他脸上果有指印，不禁笑道：“你不是很厉害？怎么挨了人家的打了？”

小猴儿“噢”了一声道：“遇见女人我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”

桑羽青笑道：“待我去看看。”

话才说完，又听得一声嚶吟，接着一个娇柔的声音说道：“小鬼！你是哪里来的？”

便见一个道装的小女孩，年约十五六岁，圆圆的脸，长得非常甜美，一双大眼睛闪闪发光，她说着一眼望见了桑羽青，立时停了下来，秀眉微蹙，接口道：“咦——还有一个人，奇怪，哪里来的这么多小鬼？”

桑羽青见她自己这么小，还满口小鬼小鬼的，不禁气笑不得，说道：“这位小道姑，我们听见你呻吟，特来察看，你可是受伤了？”

小道姑摇了摇头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不住的打量着桑羽青和小猴子，脸上充满了诧异之色。

小猴儿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，可是小道姑这几眼，却把他看得满面通红低头不语。

桑羽青见状心中诧异，这时小道姑已然接口道：“我没有受伤……你们是作什么的？”说着走近了些。

桑羽青细细的打量她，见她眉目清秀，一脸稚气，穿着件灰布的道袍，打扮虽然土俗，却掩不住她的秀丽和出尘的俊美，桑羽青心中奇怪，忖道：“这位小姑娘一脸正气，为何会落在这‘白云观’内？”

小道姑见桑羽青不答，又道：“喂！我问你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桑羽青一笑道：“我们是来拜访‘白云观’掌门人的，可是门口的道爷却不让我们进去。”

小道姑闻言眼睛睁得更大，说道：“啊！掌门人你们是见不着的。”

桑羽青道：“怎么？你认识他么？”

小道姑笑道：“他是我师爷，我的功夫就是他教的。”

桑羽青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这时小道姑对小猴儿道：“喂！对不起，刚才我昏迷之中，以为是我的师兄，打错了人！”

小猴儿脸变得更红，几乎要藏在桑羽青身后，其状可笑。

桑羽青突然道：“你不必骗我，我看见你双阳发昏，分明已被人点了暗穴，你为何说你没有受了伤？”

小道姑面色大变，怔怔的望着桑羽青，半晌才道：“你……你看得出来？”

桑羽青道：“那是当然，我不但看得出来，并且还可以为你解开这暗穴呢！”

小道姑一霎那，面色数变，突然道：“我们到林子里谈。”

说着左右望了一下，很快的跑入了林中，桑羽青及小猴儿，也拉马跟了进去。

小道姑入林之后，一直走了老远，才停了下来。

这时桑羽青及小猴儿也拴好了马，一同走来，但是小猴儿却是站在桑羽青身后，好似有些胆怯似的。

桑羽青对小道姑道：“怎么样？我刚才说的话可是不错？”

小道姑咽了一口口水，说道：“你好厉害，一眼就看出我有恶疾在身……”

这时她花容失色，比起方才大不相同，脸上流露出一种

惧的神色。

小猴儿目光闪闪的望着她，脸上流露出一种同情之色，但是牙齿咬得紧紧的，好像硬是不教自己说话似的。

桑羽青对小道姑道：“什么人用这等阴损的手法对付你？这里没有人，你大胆的说出来，我可以帮助你。”

小道姑仍是疑虑不安，半晌才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可认识我师爷？”

桑羽青摇头道：“我们不认识他，不过路过此地，顺便来看看。”

小道姑将信将疑说道：“好吧！我就告诉你，是我师爷点的穴道。”

桑羽青一惊，说道：“哦？你们是一家人，他为何向你下此毒手？”

小道姑眼圈微红，停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既然已经说了，索性全告诉你好了，我俗名叫凌幼枝，从小父母双亡，怎么落入道观我也不知道……我想逃出去，可是被师爷知道了，点了我的穴，只要我一运功夫，人就昏迷，刚才就是这个样子的……”

她言语含糊，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，桑羽青说道：“这么说你师爷是很爱护你的？”

凌幼枝点点头，目中含泪，说道：“是的，他把全身功夫都传了给我……”

桑羽青又道：“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呢？”

凌幼枝面上绯红，隔了半晌才说道：“他……他要我十七岁的时候，作他的……现在还有一年了，所以我急着想要逃……”

她虽然语言不详，但是桑羽青及小猴儿已经**完全明白**了。

这两个年轻奇人，不禁怒火万丈，桑羽青剑眉**飞扬**道：“好无耻的淫道，你放心，穴道我为你解开，送你离开此地，你师爷那边我自有办法。”

不料凌幼枝双手连摇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，我穴道一解开，他立时可以看出来，我还有东西在他那里，一定要拿到。”

桑羽青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“那么，怎么办呢？”

凌幼枝道：“你们反正要去见他，我不急着这两三天，只要你们一入观，我立时来会你们。”

桑羽青思索了一下，点头道：“这样也好，现在我为你把脉看！”

凌幼枝很大方的伸出了手，桑羽青隔着衣袖，在她的手腕上按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嗯——看来这淫道果然舍不得伤你，他点的是‘暗筋穴’，你千万不可再运功，否则身体会受损的。”

凌幼枝连连点头，感激得流下了泪，说道：“你真好，谢谢你……”

桑羽青含笑道：“这是我们行侠之人份内之事，凌姑娘不必多礼。”

凌幼枝突然道：“对了，我的法名叫修月，以后别叫我凌姑娘，我要回去了，否则我师兄又要疑心了。”

桑羽青心中一动，说道：“你说的可是法行？”

凌幼枝惊道：“你认得他？”

桑羽青笑笑道：“是我师弟的手下败将。”

说着指了指小猴儿一下，小猴儿沉默半晌，这时才露齿一笑，但仍然没有说话。

凌幼枝秀眉微蹙道：“他也是不安好心，老是欺侮我，刚

我就以为是他，才打了一掌，不料是这位小……”

她等了半天，却说不下去，桑羽青笑道：“他叫小猴儿！”

凌幼枝睁大了眼睛道：“小猴儿？嘻嘻……”

她竟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小猴儿很是尴尬，狠狠的瞪了桑羽青一眼。

凌幼枝停住了笑，又道：“你呢，你叫什么？”

桑羽青微微沉吟，说道：“你就叫我‘海天一鸥’好了。”

小道姑显得更为诧异，她重复的念着这个名字，非常奇怪的望着二人。

桑羽青又道：“不必奇怪，以后就这么叫我好了。”

凌幼枝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我要回去，晚上你们入观之后，我会立时和你们见面的。”

说着便行了一个道家的稽首礼，又望了小猴儿一眼，对桑羽青说道：“你这个师弟怎么不会说话的？”

小猴儿一伸脖子，不悦的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半天来，这是小猴儿说的第一句话，倒把凌幼枝吓了一跳，一双妙目望着他，小猴儿吓得赶紧又把目光避开。

小道姑这才向外走去，走出了好远之后，突然的笑了起来，自语道：“嘻！真是滑稽的！小猴儿……嘻……”

小猴儿气得脸红红的，又瞪了桑羽青一眼，桑羽青却是含笑不语。

一直等到凌幼枝的身形消失之后，桑羽青才道：“小猴儿，我们也回去吧！”

当下二人解开了马，飞身而上，很快的向回而去。

两人沿途都未曾说话，桑羽青心中很是奇怪，自从小道姑出现之后，小猴儿整个的人都好像傻了一般。

桑羽青笑道：“奇怪！你怎么突然这样？”

小猴儿望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我没事……”

桑羽青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和小猴儿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怎么突然要改名字了？”

小猴儿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刚才整个下午都在发脾气。”

桑羽青道：“这有什么关系？以前我要给你取名字，你连死也不肯……”

小猴儿打断了他的话，说道：“那个时候我还小，不懂事。”

桑羽青笑道：“那么你现在懂事了么？”

小猴儿听出桑羽青的言中之意，脸上一阵红，绷着脸说道：“别胡说！”

桑羽青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看你是喜欢上……”

才说到这里，小猴儿突然勒住了马，脸色绯红，发急的叫了起来：“师哥，好啊，你开我的玩笑，以后我可要开你的玩笑啊！下次见了白姑娘……”

桑羽青赶紧拍着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好了，我只是说说玩的。”

二人这才继续前进，桑羽青深知小猴儿的脾气，不敢再说，否则他见了白婵，说不定会出什么花样的。

转过了这片山坡，向江边驶去，桑羽青突问道：“小猴儿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
小猴儿睁大了眼睛，脸红红的道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桑羽青在他头上轻打了一下，气道：“我只随便问问，你又多什么心？”

“十七岁半了！”

桑羽青点头，低声的自语道：“差不多了。”

小猴儿时大叫，说道：“什么差不多了？”

桑羽青道：“我在算东凡和尚今年多大了，你紧张什么？”

小猴儿道：“你不会拿自己来算？”

二人笑谈了一阵，已经来到小船旁，舟子已经烧好午饭，赶忙迎了上来。

桑羽青及小猴儿下了马，把马拴在树干上，由他们去啃吃地上的衰草枯叶。

后面那只船一些动静也没有，桑羽青想不透叶剑瀛到底是什么人物，可是现在他的目标是在白婵的身上，所以顾不得去调查叶剑瀛。

饭后，小猴儿坐在船板上，双手抱着膝对着浑沌的江水发呆，显得有些反常。

他一向灵活的双目，也显得有些呆痴，浓黑的眉毛，也微微的皱着，这时看来，他仿佛成熟很多。

桑羽青看在眼里气笑不得，忖道：“这孩子真荒唐，怎么爱上个道姑？”

闲来无事，桑羽青在船头站了一阵，觉得很无聊，便对小猴儿道：“我们进舱下盘棋吧！”

小猴儿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！我在想一件事情！”

桑羽青笑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小猴儿却是摇头不语，半晌才道：“与你无关！”

这十几年来，桑羽青就没有见小猴儿如此正经过，心中很是诧异，忖道：“情之一字，真是不可抗拒啊！”

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深念着白婵，从他第一眼看见白婵

时，她已经深深的打入了他的心。

爱情就是这么微妙，它会突然出现在他空白了几十年的生命中。

桑羽青想着，不自禁的叹了一口气，小猴儿突然转过了身，问道：“师哥，你为什么叹气？”

桑羽青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何，心中烦闷得很。”

小猴儿用手拍了拍船板，说道：“师哥，你坐下来，我有些话要问你。”

桑羽青坐在他的对面，笑道：“什么事？我看你今天奇怪得很。”

小猴儿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有什么奇怪？我还不是这个样子。”

可是当他的目光，与桑羽青相对时，又不不自禁的避了开去。

桑羽青正色道：“什么事你就快点说吧！”

小猴儿目光一闪，突然问道：“师哥！如果……如果我们练功的人，将来成了亲，武功是不是就垮了？”

桑羽青料不到小猴儿伤了半天脑筋，竟是为了这件事，不禁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谁说的？虽然练武的人说是什么童子功，我想是没什么道理，就连仙学也有所谓双修之功呢！”

小猴儿好像松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终身不娶？”

桑羽青脸上一红，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小猴儿说道：“你不是一直这么说的么？”

原来桑羽青幼遭巨变，除了复仇之外，万念皆空，任何

美女，都不能引起他丝毫的兴趣。

但是，谁又想得到，白婵的出现，竟使他意乱情迷了。

桑羽青俊面微红，半晌才道：“这……这事也说不定，好在我才二十岁，复仇之前是谈不到成亲的……噢，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来？”

小猴儿这时胀红了脸，不答桑羽青的问题，含糊地说道：“我才十七岁半，更早了。”

桑羽青见小猴儿这么快就意乱情迷起来了，不禁又是好笑，又是担心，便道：“小猴儿，我们情如兄弟，我可要说你几句，若是见了个女人，你就昏成这个样子，以后怎么闯荡江湖呢？”

小猴儿急道：“谁说我昏了？‘好东西’多的是，我怎么会为个道姑发昏？真是笑话！”

小猴儿一向把漂亮的女人叫作“好东西”，说惯了也就改不过口来。

桑羽青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好吧，算你没有昏，别再坐在那里发呆了！”

这时小猴儿好像已经明白了，又好像已经有了答案，所以方才的沉默已一扫而空，又恢复以往嬉闹，胡说八道起来。

可是他却却是绝口不提小道姑，有时桑羽青提出，他立时又岔开去。

他们二人，各人心中都惦着一个人，却不说出，神不舍的瞎聊着。

天黑得特别慢，二人苦等了良久，暮色才来临，这时一个舟子出来望了望，说道：“啊！天又黑了，真快啊！”

桑羽青及小猴儿二人，闻言对望一下，彼此都笑了起来，

桑羽青付道：“今天是怎么了，被小猴儿的话撩得心神不定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”

初更之后，桑羽青及小猴儿才下船上马，朦朦夜色之中，向“白云观”赶去。

一路上没有什么惊扰，到了距“白云观”还有百十丈时，桑羽青道：“我们下马吧！”

二人把马藏在了树林里，然后展开轻功，向“白云观”扑去。

桑羽青仍然是一身黑衣，背插“青光剑”，长衫飘飘，潇洒自如。

小猴儿则穿了一身深灰色的劲装，足蹬薄皮靴，行动如风。

两个少年奇人，在黑夜之中，直如两个鬼魅，穿山越岭，快得惊人。

不一刻的工夫，已经来到“白云观”外。偌大一座道观，静悄悄的，好像没有人一般，只有两四处有着灯光。

桑羽青低声道：“我们二人不要分开，这座道观太大，有什么事也好照应。”

小猴儿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的……最好凌姑娘能接应，我们可以不费工夫的便可找到他们的掌门人。”

桑羽青道：“我看或许没有这么方便，这道观人越少，越使我感到不凡。”

二人商量已定，同时飞身而上，如同两个幽灵一般，轻飘飘的落在了墙头上。

这时身后远处，突有一声极轻微的衣服之声，二人同时回头望时，一条淡淡的身影，在树林中一闪而逝，快得惊人。